

扬场

崔治营

轧场也好,落麦子也罢,收下来的麦粒中还掺杂着很多麦糠。要将麦粒和麦糠分离开来,就必须扬场。

扬场是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儿,一般只有种地几十年的老农民才干得了。他们扬场,气定神闲,不愠不火,一扬锨撒出去,就落下一道有声的虹。看他们扬场,是一种视觉享受,如同看一场没有戏文的大戏,又像一首风格绚丽的田园长诗。

老农民们扬场,一般都在早晨。扬场伊始,他们先将要扬的麦堆周围仔细清扫一遍,然后根据风向,确定自己站立的位置和麦粒要落下来的地方。这一切准备就绪,才开始正式扬场。老把式扬场,两脚生根,就像两根木桩,从不轻易挪动。他们的眼睛就像精准的扫描仪,这一锨插下去,同时也找准了下一锨乃至下下一锨的落地点。老把式脸上挂着的除了从容,还有自信。那份从容和自信转移到胳膊和腰身上,就衍生出了富含弹性之美的巧劲,铲、拧身、扬臂,几个动作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一阵麦粒雨刚落地,又一阵麦粒雨从天而降,一拨麦糠还

在随风飘舞,又一拨麦糠已然随风启程。此时,你就听吧,唰——唰——唰,唰——唰——唰,老把式们扬场的声音成了一曲节奏明快悦耳的民歌。

老把式们扬场,一般也有帮手,有的帮手是老伴儿,有的帮手是儿子或者女儿、儿媳,有时也有邻居搭把手。帮手干的是眼力活儿,他们手持扫帚,双目紧盯着麦粒雨落下的地方,若发现有没被风分离出去的麦余子(半大麦穗或更小的没被轧掉粒儿的碎麦穗),就赶紧走过去,轻轻将它们扫到一边堆好。除此之外,帮手还有另外一项任务——将被风分离出去的麦糠堆好。一般情况下,麦糠堆堆得圆圆的,怎么看怎么让人舒服。倘若谁家的孩子将麦糠堆得没有章法,眼观六路的老把式就会毫不吝啬地扔出一通斥责。

一场麦子扬完,打麦场里还要演绎新的故事。一个个老把式相继停下来,晃晃僵直的脖子,甩甩酸痛的手臂,然后在扫帚把或扬锨把上坐下,从裤兜里摸出卷烟纸和烟丝瓶,三下两下,卷一根又粗又长的喇叭筒,再摸出火柴盒,抽出一根火柴,“嗤”的一声擦

燃,点着喇叭筒,美美地吸。阳光被从老把式们鼻孔里喷出的烟雾吸过来,烟雾越发地轻盈和空灵,把老把式们的疲劳统统带走。

过足了烟瘾,老把式们又从扫帚把或扬锨把上站起身,慢条斯理地踱到邻居的打麦场里,围着人家的麦粒堆转两圈儿,说:“不少,得有两千多斤。”邻居也便踱到对方的场里,也围着麦粒儿堆转两圈说:“不少,差不多得三千斤。”丰收总是让人欣喜的,只要汗水换来了收获,换来了粮食,再多的力气,老把式们也舍得拿出来。

扬好的麦粒还要晾晒一两天才能往家里运,麦糠不用等,扬完场,就可以将它们装进用化肥袋子缝成的大包袱,然后用马车亦或驴车、牛车往家里的草屋子运。有了那些麦糠,约摸四十天,牲口们顿顿都要吃用大湾水洗淘的麦糠饭。

现在的麦收因为联合收割机的普及,再也没有了打麦场的舞台,可是,昔日那些扬场的画面,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,留下一代人的永久记忆。如果仔细揣摩,在那些记忆的碎片上,除了艰辛,还有感恩和怀念。

乡村记事

念念不忘

怀念外婆

马桂莉

我的家乡称呼外婆为“姥娘”。我的姥娘家在吴桥县马司城村,离我家有3里路。小的时候,最高兴的事儿,就是去姥娘家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姥娘用胳膊拄着拐杖。母亲说,姥娘那是干活时摔折了胳膊,由于年纪大了,加上体弱多病,没有手术,只是保守治疗,静养了一段时间,折了的骨头自己也没愈合好,所以每天都要吃止痛片,减轻疼痛。每到阴天下雨,姥娘的腿更加疼,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拐杖了。即使这样,姥娘仍然坚持把三舅家一个两岁的孩子接到身边照看,因为三舅当兵在很远的地方,三舅妈还要上班。

姥爷每天要去生产队劳动。为了能让姥爷回家吃饭,姥娘想尽了办法。农村的水缸大多放在院子里,姥娘拄着双拐取水就成了问题。于是姥娘把一个小水桶拴上绳子,打上水后再挂到脖子上,这样拄着拐杖运到屋里做饭,照看着孩子,还要洗衣、缝补……姥娘坚强地克服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如今我也到了看孙子的年纪,更能深深地体会到那时姥娘的不易,这是何等的毅力呀!

那年我有十来岁,母亲做了些糖包,让我和弟弟给姥娘送去,顺便也代母亲去看看姥娘。那时的见面很少,偶尔做回面食便成了走亲戚的好东西,我和弟弟高兴地沿着小路连走带唱,蹦蹦跳跳地向着姥娘家走去。

姥娘家住在村中央,旁边是村里的供销社,门前是宽敞的大街。姥娘家大门很高,门两边还有两个石狮子,我和弟弟费力地跨过门槛,便高声的喊着“姥娘,我来了。姥娘,我来了”。我们边喊边向屋里跑去,姥娘听到后也拄着拐杖迎出来,搂着你们嘘寒问暖。进屋后,她一边询问我们家的情况,一边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才来,同时取下挂在墙上的竹篮,我知道那里面准有好吃的。姥娘在里面拿出几个黑了皮的香蕉,剥开的时候能嗅到淡淡的清香。姥娘看到果肉还很好,高兴地说:“还好还好,快吃吧。”我让姥娘先吃,她摇摇头:“我吃过了,这是给你们留的。”姥娘看着我们吃得美滋滋的,也舒心地笑了。

姥娘的竹篮就像个万宝盒,有时里面会变出螃蟹,有时会变出糕点,有时变出叫不上名子的水果,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吃不到的。我知道这都是姥娘自己舍不得吃,留给我们的。

我们玩归玩,吃归吃,但是对于我们的言行姥娘姥爷都随时给予指正,有时还很严厉。比如吃饭时不能说话,更不能吧叽嘴,不能耸肩、抖腿,不能拿别人的东西,不能说谎,要尊敬长辈……

长大后我明白,这就是家教。

这一切的美好,却在我16岁那年改变了。

那是在1983年农历四月十九日,这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日子,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,弟弟迎面而来,告诉我“咱姥娘去世了”。这晴天霹雳,我一下怔住了,大脑一片空白,怎么会呢?我头脑中从没有姥娘会去世的概念,这么疼爱我们的姥娘怎么会离开我们呢?我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下来,嘴里不停的叫着“姥娘,姥娘,别走”。一路跌跌撞撞的赶往姥娘家。只见姥娘已躺在堂屋中央的一个木板床上,身上盖一块蓝布,头前点着一盏小油灯。我跪在床边,任我怎样的哭喊再也听不见姥娘的应答,再也见不到那慈祥的脸庞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多少次在梦中去姥娘家,却看不见姥娘;多少次梦中给姥娘送好吃的,却送不到。哭醒后,甚至骗自己快闭上眼,接着做这个梦心就实现了,可是再也无法继续这段祖孙缘。

冰镇绿豆汤

■ 靳天龙



炎热的夏天一到,人们的消暑方式有许多种:吃冷饮、吃瓜果、吹风扇、开空调、去游泳……而我总会给家人熬制绿豆汤,喝一碗冰镇绿豆汤,身心清爽,防暑降温,清热解暑。

周末,我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了几斤绿豆,在家用清水淘洗净,放在碗里泡上十几分钟,再倒入高压锅里,加入足量的凉水,旺火煮大约30分钟烧开,豆香四溢,沁人心脾。之后,我便改用中火,当水快要煮干时,加入大量的开水,盖上锅盖,继续煮大约20分钟,绿豆就开花酥烂了。撇去上浮的皮壳,再煮大约10分钟,汤色碧绿,绿豆汤就熬成了。绿豆汤凉后放到冰箱里冷藏,想喝时,盛上一碗,真的是解暑良品,身心有一种美妙的享受,也唤起了我对童年夏日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的夏日,每天午睡

醒来,奶奶总给我盛上一碗自家熬的冰镇绿豆汤,清凉清凉的,喝下去感觉凉爽极了,心也安静了许多。奶奶知道我喜甜食,也不忘给绿豆汤里加些白糖,汤汁更加清甜凉爽。

暑热会减弱食欲及肠胃消化功能,我吃饭没胃口,奶奶还会熬些绿豆粥当主食。一口粥入喉,绿豆的清香挑逗了味蕾的神经,一股绿豆清香感在口腔内弥漫,让人顿觉暑气全无。

如今,那些温馨的记忆还留在我的脑海里,难以忘怀。想那时,奶奶真是关爱到我的一粥一饭了。

粒粒绿豆青,点点凉爽情。现在,炎炎夏日,我常给家人熬制绿豆汤或绿豆粥,平心静气给家人熬制冰镇绿豆汤或绿豆粥,我的心里溢满了爱。一家人坐在一起喝,感觉生活是那么的美好,其乐融融,凉爽宜人。

生活手记

花开诗旅

望着你的背影

■ 杜九升

不知你是怎样的面容
只是看到了一尊
顶天立地的背影
你来不及抖落肩上的尘土
向着家的方向
心切切步匆匆

那双粗壮有力的手
紧握阳光
脚下带起阵阵唱歌的风
你已习惯了肩膀红肿 腰酸腿痛
可你总是选择一声不吭
擦一把脸上苦涩的汗水
你把智慧砌成了山
你把梦想连上了天

你不是财富的占有者
你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
你披星戴月 风雨兼程
虽然不知你的名
看不清你的容
但是我知道
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里
永远镌刻着你的无限光荣
你的背影
是天下最美的一道风景

【蝉】

夏至到来,伏天将至,雨水开始多了起来。在暗无天日的泥土中隐忍无语数年的蝉们,也到了破土而出的时候。在蔼蔼暮色之中,它终于冲破土层,一步步爬上树干。不小心,它会重重地摔回地面;但它坚忍着,顽强着,重新爬起,踉跄而行。它知道,只有爬上树身,才能华丽蜕变、羽化成蝉。

——刘明礼

【夏日芳草】

坐在坡上看夏色,芳草地冒出一丛丛小野花,放眼望,小野花像一个个小灯盏。自然的绿意里,我仅有了单纯和欢愉,疲倦莫名地被卷走了,大地、天空和丰草给了我纯净的色调和虔敬。我猛一转身,小野花依然在芳草边,眨着眼睛没说话,坡上一片安静和葱郁。

——董国宾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读书消暑】

当夕阳西下,晚霞烧红天际,在乘凉的地方泼些凉水,消除暑气,然后搬出藤椅,便可捧书而读。虽然周围乘凉的人很多,有的下棋打牌,有的谈天说地,但丝毫不影响我阅读的乐趣。心静自然凉,当你完全沉浸在书中,就会忘掉周围炎热与喧哗。

——彭海玲